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八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微子第十八

釋文凡十四章注疏本與朱注皆十
一章未知陸氏所多何處三章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注馬曰微箕二國
名子爵也微子紂

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
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

史記宋世家贊後漢書劉陶傳注梁書王亮傳諭御
覽人事部引皆以此節爲孔子言在下節後

正義曰法言吾子篇云萬物紛錯則懸諸天眾言淆

亂則折諸聖此經序三仁事迹各不同而以一諫字

統承之蓋三人之事皆出於諫而三人心同歸於

仁至於或去或囚或死皆非當時意計所預定所謂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也至三人或去或囚或死之先
後亦當以此經爲斷尙書微子篇序云殷既錯天命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父師若曰商今其有災我興受
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
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隲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
行遯皇疏引書鄭君注云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
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少師不答
志在必死是微子與箕子比干商論去就既定卽先

決計長往書有明文故馬注謂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然而微子未嘗不諫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隤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殷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云太師若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

栢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
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
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
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
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
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
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
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剗視其心微
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

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
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殷本紀云周武王
東伐至盟津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
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
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
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
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云武王東觀兵至於
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
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武王

既克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閼天封比干之墓蒙
案太史公兼通尙書今古文博極羣書好載異說故
史記前後往往自相矛盾其宋世家先言微子次言
箕子末言比干次序與論語合此本三仁正傳也張
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
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
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
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竅
信諸遂殺比干剖視其心也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北

十里二百五十步是亦以比干之死最後也乃殷周
本紀又以比干死在前箕子囚在後云箕子懼乃佯
狂箕子豈畏死者哉且宋世家先序微子欲死及去
未能自決與太師少師謀而遂亡後又云太師少師
勸微子去遂行一篇之中前後疊異徒以當時有太
師疵少師彊抱樂器奔周之事與論語本篇太師摯
少師陽字音相近遂附會尙書父師少師而一之豈
知樂官不得稱父師而微子必不可以適周耶抑君
臣義屬之言豈王室之元子所可出耶詩柏舟疏引

鄭君注曰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此亦本宋世家之說也夫微子所以不得不早去者時亦有故書父師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濟父師箕子也孔傳云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也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唐賈至微子廟碑云微子啓帝乙元子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帝

乙慥賢之故而神器不集于君此所謂我舊云刻子
也云言也刻害也箕子贊立微子紂必惡之是舊曰
之所言適以害子若不早去徒取殺戮而絕宗祀故
詔王子出迪獨有父師之言而少師不答非爲比干
志在必死也特是微子之去亦去位而退守封邑耳
身係宗嗣職司卿士旣不忍效適周之賤伶又不能
爲遜荒之家髦故皇疏以爲去殷歸周者非蔡傳以
爲去位逃於外者亦未必是也夫紂之所惡者特惡
其諫耳旣不敢諫而遠去則亦任其去焉而已矣或

謂去而之國仍恐爲紂所忌而不能免於難邦圻千里天下一家又將逃往何所耶迨武王旣克殷微子忍辱於須臾冀延宗祀於一綫破巢之下安有完卵紂子祿父之封此又微子所夢想不到者也左傳史記並言武王克殷微子來見武王使復其位全謝山謂復其位者卽復其所封微國之位及武庚誅始移而封之宋然禮樂記韓詩外傳俱言武王旣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呂氏春秋言武王下輦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或武王先復其微國後乃由微而徙封

於宋至成王誅武庚又申以微子之命也宋世家云
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陳鴻範武王乃封箕子
於朝鮮而不臣是既陳鴻範乃封朝鮮也而周本紀
又云武王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尙書大傳武
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
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
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是又
以爲先封朝鮮後陳鴻範也而漢書地理志云殷道
衰箕子去至朝鮮後漢書東夷傳論云箕子違衰殷

之運避地朝鮮諸書說皆互異周氏柄中曰紂囚箕子武王克殷而後釋之箕子焉得先去漢書所云固非事實大傳謂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觀書序言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則箕子並無逃去之事洪範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十三祀者武王克殷之年也此年四月歸鎬京訪于箕子孔鄭之說並同其封朝鮮自在陳洪範之後當以宋世家爲據大傳謂十三祀來朝問洪範周本紀謂克殷後二年訪箕子者皆非也或者謂箕子陳九疇爲帝

王之大法也微子備三恪爲祖宗之命祀也乃宋世家記其來見也微子乃持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抑何言之太甚歟然此言實本於左傳僖公六年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櫬禮而命之其言確鑿有據意者此或古來國破家亡軍門受降之常例歟蓋封建之世民所歸往卽爲王歸之成羣卽爲君人心所向卽天命所歸若夫

不畏天威不恤民命之獨夫是自絕於天也有奉命
之天吏出而伐暴救民順民心而安之奉天命而代
之爲人臣子者不能挽回君德於先欲思保全宗祀
於後是祈再造之深恩而不屑一時之暫屈恐其勢
不兩全也厥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
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
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
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此詩
宋世家屬之箕子書大傳又屬之微子而微子來見

頌歌有客白馬之篇蓋感傷故國者人情也承服新
朝者天命也若徒挾舊君之私憤而不知天命之攸
歸父旣受誅子思報怨是直梗化之頑民也是懟奉
命之天吏也惡乎可哉

馬注云云疏曰云微箕二國名者書微子篇孔疏引
鄭注微與箕俱在圻內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
卿士蓋以微爲圻外故言人也王西莊後案云今潞
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府榆社縣
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爲微子箕子所封地紂都朝

歌在衛輝府淇縣微箕皆在其西北相去僅六七百里王圻方千里雖四面各五百里然是時都於河北地形西北羸東南縹未必爲正方則微箕爲圻內明矣王肅以微爲圻外非也周氏柄中云微地有二一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此微子初封之地其後紂徙微子於圻內在今山東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春秋時爲魯地莊公廿八年冬築郕公穀俱作微郕微古字通用左傳杜注郕卽紂都朝歌時微子所食邑此微子徙封之地水經注載壽張